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 及其学派

杨生茂 编

商务印书馆

11(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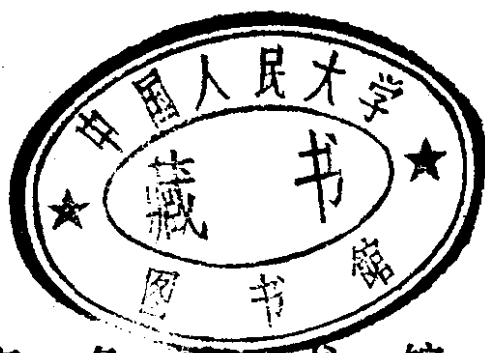
1172089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 及其学派

杨生茂 编

RD24-03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MĚIGUÓ LÌSHÌXUÉJIA TÈNÀ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

JÍ QÍ XUÉPÀI

及其学派

杨生茂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29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5 千

印数 4,700 册

印张 10 3/8

定价: 1.30 元

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

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

一、特纳的假说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美国史学界发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这期间,他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1889—1910)和哈佛大学(1910—1924)任教,一直开设《西部历史》这门课程,并通过讨论班形式,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美国历史学者。这些人分散在美国各地大学,著书立说,传播特纳对美国历史的解释,蔚然形成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边疆史学派。

特纳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1893年于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这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几乎包括了他关于美国历史的主要看法。他以后所写的论著只是对这篇论文中所持论点的引伸或补充。此文无疑是美国历史编纂学中一个里程碑。

特纳说,“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①他认为,阿勒格尼山把东部与西部分开,即把欧洲与美国分开。密西西比河流域为一个新社会提供了基础。在原始的西部莽莽荒原和森林中,移民从东部与欧洲带去的文明衍生为美国独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0年,第1页。

特的文明和美国人民独特的性格。西部产生美国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精神和制度。自然环境可影响“社会机体”，又由于获得性有遗传性，所以一种新的自然环境可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物种”。随着边疆向太平洋沿岸扩张，这种过程不断重复。这种现象之所以得以发生，是由于西部存在广阔无垠的“自由土地”。

关于边疆这一名词，特纳有不同的解释。他有时视边疆为一条线。他说，“构成边疆特点的自然界限最初是‘瀑布线’，其次是阿勒格尼山脉，其次是密西西比河，其次是流向大致从北到南的密苏里河，再其次是大约处于西经九十九度的干旱地带，最后是落基山脉”。^①他又把边疆称作“自由土地这一边的边缘”，^②但有时又把边疆视作一种波浪，如他说，“美国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始终不停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③他认为，边疆是毛皮商人与猎手、牧人、矿工和农民这四种移民组成的前后相续的移民“一路纵队”。^④他也把边疆的扩张视作“文明”的扩张，“文明”对“野蛮”的讨伐。

特纳认为，西部“自由”土地是支配美国社会发展的力量。西部就是“机会”，为“最机敏和最勇敢的人”敞开着。他说，“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退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⑤

针对 1890 年美国国情普查局宣布的边疆已不存在的声明，特纳预言大陆边疆的完结，并不停止向西扩张。向太平洋的扩张，正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 9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③ 同上，第 2 页。

④ 同上，第 12 页。

⑤ 同上，第 1 页。

是西进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他也认为,“自由”土地的消失也不能削弱美国的特质,而垄断资本所进行的改革运动,正是作为“民主”保卫者的“自由”土地代替物。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特纳的影响显著一时,他与查尔斯·比尔德和弗农·帕林顿^①成为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三巨擘。但特纳著作的通病是前后重复,支离松散,有时语多修饰,含义不清。这一切都是研究特纳假说的学者通常所诟病的。

二、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特纳之前或同时代,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对于美国西部发表过议论,而只有特纳对于西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作出比较完整的假说,其原因不能只简单地归结为特纳个人的学力。我们必须探索产生这种假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

特纳 1893 年发表论文时,美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刻。“自由”资本主义日渐消失,垄断资本迅速增长。美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

资本的集结和生产的集中,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日益悬殊,中、小企业破产,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日趋艰难。加之国家机器不断强化,经济危机频仍发生,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继续扩大。工人运动规模空前,农民运动持续高涨,平民党运动于 1892 年达到高峰。内战后短短二十年内,西部印第安人的土地全被剥夺,他们被驱入贫瘠不毛的居留地。向西移民的洪流有增无已,至 1890 年边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十分猖獗。军国主义也日益加强,至 1898 年美国发动了美西战争。正如美国思想史学家

^① 查尔斯·比尔德原文为 Charles Beard; 弗农·帕林顿原文为 Vernon L. Parrington。

弗农·L.帕林顿指出的,这时美国已经步入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踉踉跄跄的边疆民主”“显然垮了下来。”^①

这一切激励着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特纳作出反应,给美国历史以新的解释。这就是特纳所说的,“要了解今日的美国,要了解使美国成为今天这样的那些力量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就应当用今天提供的新观点去重新研究我们的历史。”^②

最初,特纳假说是以反对东部垄断史学研究的形式出现的。在特纳之前,美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是殖民地时期和大西洋沿岸,研究人员也以东部大学史学家为主。随着美国领土向西扩张,西部历史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来。特纳的著作体现了以西部环境为背景,重新解释美国历史的努力。特纳在1893年那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正是一个响亮的抗议。

反对东部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解释,首先是以反“欧来说”的形式出现的。具体地说,特纳假说是针对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的导师赫伯特·B.亚当斯^③的“生源说”(germ theory)表示愤怨而提出的。赫伯特·B.亚当斯认为古代条顿民族的民主“生源”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英国并传到美洲,成为新英格兰城镇民主的成分,最后体现在美国宪法之中。但特纳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来自西部环境,而不是来自日耳曼“生源”。特纳也反对赫伯特·B.亚当斯所倡导的从政治制度与宪法的角度去考察美国历史,主张联系社会和自然背景。特纳认为,历史学家若只按事物本身进行单纯的叙述,则不能发现时代内在的运动,以及形成这种运动的各种

① 弗农·L.帕林顿:《美国思潮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纽约,1927年,第3卷,第404页。

②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330页。

③ 赫伯特·B.亚当斯原文为 Herbert Adams。

社会“力量”。这种思想正是“新史学”的嚆矢。他也主张，治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了解过去正是为了从现在去预察未来。写历史，是为了用历史。这又是“进步派”史学观点的基础。这一切在当时美国历史编纂学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当然，特纳之所以成为“进步派”史学家，不只是由于史观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背景。其实“史观”也是出自社会。“进步运动”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初期阶段，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改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引开人民革命运动而采取的从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在史学界的“进步派”人物中，以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三人最为出名。威斯康星州走在这个运动的前面。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史学”学派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作为实践和宣传其学说的基地一样，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威斯康星州“进步运动”的中心。

特纳主要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进化论，二是经济唯物论。二者也是“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在特纳著作中，到处都可发现这两种思潮的踪迹。社会科学家把自然界中的进化法则移植到社会科学，成为庸俗进化论。庸俗进化论抹煞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片面强调了人受自然环境以及其它物质因素的支配，这就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主义开了绿灯。德国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在美国产生反响，这是艾尔弗雷德·T.马汉的制海权的理论基础，也是特纳的地域论和边疆论的依据。无怪他追随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既鼓吹种族主义，又传播社会有机体论。

进化思想具有适应和改进的含义。在垄断资本形成初期，它也为垄断资本家提示了一个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在特纳看来，选举改革、教育改革、市政改革、州际贸易立法、自然资源保护、所得税法、食品药物检查法以及“反托拉斯”法等，都是边疆完结后续进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都是为了给民主的从前的保

证——正在消逝中的自由土地——寻找代替物而作的努力。”这就是特纳对“进步运动”的意义所作的诠释。^①

在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特纳在开拓经济史观方面影响很大。这种新的史学观点也是来自欧洲。当时欧洲史学家如德国史学家卡尔·拉姆普雷赫特和经济学家古斯托夫·冯·施穆勒等对于经济生活的研究已多重视。他们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政治史或军事研究，改用经济观点去考察和解释历史。

经济史观在欧洲的传播是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益增长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也给美国史学界带去经济史观。当时美国的欧洲留学生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去解释美国历史，但在特纳著作中没有直接谈到这种影响。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他对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并没有象欧洲留学生那样感受直接和印象深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强调美国环境和经验的特殊性，强调美国西部对美国历史的特殊影响，而对欧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持抵制的态度。

三、特纳假说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

我们不仅要了解产生特纳假说的社会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

特纳假说是适应了美国早期垄断资本的时代要求的，主要表现为：

（一）特纳虽然主张多元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极力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掩盖垄断资本统治下日益尖锐的矛盾。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321页。

特纳认为,美国历史是移民向西扩展,并不断适应和改变荒野环境的过程。在这里,他把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的条件,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作为不同于其它动物的人的创造作用,相对地被贬低了。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通病。

其次,特纳对于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保持缄默,并把它调换为截然不同的地域冲突。换言之,他用地域这个地理概念来代替阶级这个社会概念。特纳认为,美国文明是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的结果,在边疆消失之后,地域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因此地域冲突是长青的,整个美国历史就成为一部地域间的冲突史。在这里,就看不见资本家、工人、农民等等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了。作为经济唯物论者,特纳固然也从经济观点去分析社会矛盾,但他把经济因素“地域化”了。在谈论地域冲突时,特纳又大力宣扬调和论。他夸耀美国国会能以调和与妥协方式解决各州间的利害冲突,并鼓吹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也可以“欧洲合众国”的方式加以解决。

特纳的地理条件决定论的根据是西部“自由”土地。这种根据又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例外论的基础。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约翰·R.康芒斯认为,西部存在广大的土地和机会,因而美国劳工缺乏阶级意识,只有追求职业的意识。特纳也认为,至少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西部土地正是缓和东部劳资矛盾的“安全阀”。这类理论确实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传播了摆脱穷困的幻想,涣散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乔治·伊凡斯所提出的土地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美国例外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伊凡斯和特纳等的说法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映;后者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思想从工人运动外部,对工人群众所施加的影响,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

(二)除地域论外,特纳假说的另一重要成分是边疆说。

边疆说的首要内容是扩张主义。和剥削制度一样,扩张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美国本身就是重商主义的产物,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市场和原料地的结果。

特纳本人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他的边疆假说的基调就是扩张。早在1903年,即在美西战争后四年,他就宣称:“在我们立国的最初二十五年中,几乎不断地努力使我们不卷入欧洲战争。在那个冲突时期过去后,美国才面向西部,开始移入并开发这个国家的广阔的内地。……这个过程已经完结,无怪美国又卷入世界政治了。四年前,美国击败了领导发现这个‘新世界’的一个古老国家,这个革命现在还很少为人所理解。”^①他说,这“表明一个新世纪的出现。”^②特纳以其历史学家的敏感道出了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心情。难怪他的边疆说当时受到扩张主义者如布鲁克斯·亚当斯、亨利·卡伯特·洛奇、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赞赏。二次大战后,在哈里·杜鲁门的杜鲁门主义、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界”和林登·约翰逊的“人类边疆”上显然也盖有特纳的扩大边疆的烙印。

特纳有时把边疆视作一种“文明”的象征。他说,边疆是“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③在这里,特纳把边疆的“流动”解释为“文明”的扩张。

一旦边疆转为文明的概念,则为特纳假说的另一特点——种族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特纳种族主义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他在叙述西进运动时,把印第安人视为当然的牺牲品。在“自由”土地这个神话的掩饰下,西部土地上最早居民被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246页。

② 同上,第312页。

③ 同上,第3页。

一笔勾销了，因此向西扩张就成为文明对野蛮的讨伐。特纳说，“拓荒者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征服的理想。”^①他认为，印第安人是美国文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说，“每条边疆都是通过一系列对印第安人战争而赢得的。”^②无怪特纳对于吹嘘“白人负担”的英帝国主义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那样称赞不迭了。^③

（三）特纳假说的另一显著的特点是对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直接了当的吹捧和辩护。就特纳来说，这本是一件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假说的主要旨趣之一。

特纳着意推崇垄断资本家为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把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冶炼主马库斯·汉纳、糖业大王克劳斯·斯普列克斯、大商人马歇尔·菲尔德、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吹捧为工业社会的民主的“探路人”，^④认为他们代替昔日勇武好斗的西部英雄。

特纳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及其统治所依据的理论是一把双刃刀。一方面他在民主主义口号下极力宣扬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尽量以民族主义口号鼓吹集权。前者为垄断资产阶级集中财富进行辩解，后者为垄断资产阶级集中权力而表白。因此照他看来，垄断的出现正是对“美国民主的贡献”，公司组合的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⑤他认为，垄断资本权力的增长是时势的需要，是边疆完结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主张加强政府控制和社会管理，以代替消失的边疆。尽管他为这种控制和管理装饰了许多华丽的辞藻，如这种控制和管理不是普鲁士式的，而是“尊重”对方的，是讲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269页。

② 同上，第6页。

③ 同上，第262、270页。

④ 同上，第264—266页。

⑤ 同上，第265页。

求“公正”和“平等”的，是能“保持社会个性的流动性”的，^①但他所倡导的抛开放任主义、建立“大企业政治经济”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加强垄断资本的专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特纳之所以要参加二十世纪初期为改进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推行的“进步运动”的原因就在于此。

四、特纳学派影响的衰落及其原因

1932年特纳死后，特纳学派的影响一落千丈。其实，特纳学派的衰落，并非由于特纳的谢世，而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社会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期。在经济恐慌的年月里，美国文明的许多基本价值都受到检验。西部历史与西部环境本身的脱节现象越益显著。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对美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既使不少美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发生动摇，也使他们不无惶惑和失望之感。欧亚法西斯势力的蔓延，又使他们感到疑虑和惊恐。核物理学的发展，对当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史学界中有许多人开始从经济史观退向主观唯心主义。二次大战前夕，美国史学界中相对主义与和谐论的兴起，正是思想界这种动荡和倒退的表现。

当三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受到巨大冲击时，在史学界中首当其冲的是特纳假说。它的弱点已完全暴露出来。

特纳史论的地方主义和片面性色彩太浓。他忽视东部，也忽视南部。他所说的西部也主要指“旧西北”，并不包括西南部。对于欧洲经验和影响，甚而怀有敌意。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319—321页。

特纳的狭隘的地方主义偏见，是显然易见的。美国的发展本来就离不开东部和英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而不仅仅由于“自由”土地的存在。不联系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所流传下来的民主传统，不联系重商主义经济活动，不联系美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活动，而一味强调西部地理环境，那自然就陷入荒谬的境地了。同样，个人主义不是来自边疆，民主不是来自边疆，而是来自欧洲和东部。固然边疆环境会增强个人主义气质和民主色彩，但追本溯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还是欧洲和东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

特纳的“安全阀”理论受到美国史学家的多方诘难。美国史学家所作的实例研究证明，向西垦殖的移民多半是从农场到农场，或从农场到城镇，而很少从城镇到农村。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里，有的工人离开城镇，但不是移向西部，而是返回原地。虽然西部土地在某些地方或某些时间可以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并不能保证整个东部社会的“阶级协调”。

特纳假说的最大弱点是，他抹煞劳动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抹煞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这样就不能正确解释许多重要的历史现象。例如十九世纪中美国最大的变革社会的力量，不是边疆，而是埋葬奴隶制度的内战。特纳抹煞奴隶制的影响以及废奴运动的重要意义，企图把对奴隶制的注意转移到边疆，把历史学家的视线从奴隶制转移到工业和农业区域间的冲突，这样使人们既看不到奴隶，又看不到奴隶主，从而规避了阶级斗争。同样，对于西部印第安人所受的苦难，特纳也三缄其口。他的边疆论和区域论不理睬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现象，那么在他的假说中自然就剩下了鼓吹扩张的“天定命运”史观了。

特纳立论所依据的西部是农业社会，不足以说明以工商业城市为依据的现代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特纳边疆假说诞生于帝国

主义阶段的初期。他的假说的背景，是十九世纪国民经济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大陆扩张时代，那是乡土社会。至九十年代，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农业，美国社会成为大工业社会。这时特纳学派描述的那个“西部”，与美国国民生活的主流脱离了联系。人们不禁要问：以“自由”土地为基础的边疆时代既已结束，那么边疆假说还能解释美国历史吗？边疆既然产生民主、平等以及美国人的许多特质，那么边疆的消失不会引起这些特性的衰退吗？随着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在西部和南部的发展，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西部是东部的延续，而不是它的对立物。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特纳所谈论的地域特征全然消失。无怪雷·A.比林顿惋惜地指出，特纳固执地用那么多时间以地域论观点去研究美国历史，那是一个“悲剧”。^①

雷·A.比林顿是二次大战后特纳学派的重要发言人，也是新特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他企图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特纳假说安排新的用场，借以挽救这个学派的颓势。比林顿有一段话，比较直率明白。他说：“如果美国要在这个缩小着的二十世纪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承认：它的制度是通过一种独特的经历形成的，并且它的理想是由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的人民根本不知道的传统形成的。只有承认美国与其邻国的不同之处和它的民主制度的长处，才能使这个国家扩大一百多年前安德鲁·杰克逊所热衷谈论的‘自由范围’。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里，学者们愈来愈注意对边疆假说进行检验，而不是对其谴责。这表明他们正在认识现实；教师在遵循他们的榜样中可以得到益处，并在课程表中给予美

^① 雷·A.比林顿 (Ray A. Billington):《向西扩张和边疆论题》(Westward Expansion and the Frontier Thesis), 见约翰·格拉蒂 (John Garraty) 编:《解释美国历史:与史学家的谈话》(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 with Historians), 纽约, 1976 年, 第 1 卷, 第 257、263 页。

国扩张史的地位，比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反特纳那一段时期所得到的要高。”^①这一段话正说明为什么在二次大战后，特纳假说还有它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其关键就在于比林顿所谓的“扩大”“自由范围”，即特纳假说还能为美国扩张主义政策效劳。战后从侵略朝鲜的哈里·杜鲁门到加紧推行侵越战争政策的约翰·肯尼迪与林登·约翰逊，无一不是边疆扩张论的倡导者。与此同时，在史学界也出现了一批边疆扩张论的吹鼓手。他们演奏的扩张进行曲历时近三十年，直至侵越战争失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这类史学家中有沃尔特·P. 韦勃、弗雷德里克·摩克等。当然，比林顿也是“躬与其盛”的。

六、小结

边疆史学是一现的昙花，在美国史学发展上也曾起过巨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它适应了帝国主义的社会需要，例如边疆扩张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例外论、垄断制度合理论和种族优秀论等，都得到垄断资本势力的赏识和欢迎。这就是特纳假说仍然不绝如缕的原因。

扩张主义政策和活动本来可以解释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许多重要现象，可是特纳漠视海外扩张对内政的影响，因此他在解释垄断资本发展方面就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新特纳学派也不愿改弦更张，而是力图在复原特纳假说主旨的基础之上，进行引申和补充，则更显得胶柱鼓瑟，脱离实际了。

特纳对于西进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巨大的促进作用，语焉不详。对于西进运动所表现的残酷性也未置一词。这是特纳假说的两个弱点。由于对前一点估计不

^① 雷·A.比林顿：《美国边疆论题：攻击与辩护》，华盛顿，1971年，第54—55页。

足，他的假说的生命力受到损害；后一点他可能想到，但不肯道出，反而把西部描绘为“伊甸乐园”，同样削弱了他的立论的说服力。

广袤无垠的西部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十分巨大。美国西进运动是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的一个典型。西部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和原料、粮食供给地。西部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线的延伸，便于资本和移民大军的“长驱直入”。一个国家以这么短的时间，开发了这么一片广大土地，这无异是一篇壮丽的诗史。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虽不能说是绝后的，但可以说是空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提到广阔土地、丰富资源、移民洪流、铁路运输等因素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都不能算作过分的。

从殖民地时期至十九世纪末叶，美国社会在经济上经历了两个过渡，在政治上实现了两个革命。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西部土地不仅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至为重大的作用，对于美国政治也发生过同样重要的影响。在商业资本不断扩展的背景下，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开始就向往北美大陆的西部土地，并渴望经过西部找到通向“东方”的途径。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间日益激烈的矛盾中，西部土地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763年公告》即其明证。独立战争的胜利，开辟了美国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的道路。十九世纪的美国基本上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1803年路易斯安那并入美国版图之后，美国加速了向西扩张的步伐。随之，西部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内战前七十多年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焦点，就是西部富饶的自然资源以及基于财富的政治权力究竟由哪个阶级（种植园奴隶主阶级，还是工业资产阶级）掌握。十九世纪上半叶，关于联邦权力与州权间的争执，关于西部建州的冲突，以及关于关税、“国内改进”（特别是